



保持堅苦樸素的作風

介紹幾個共產黨員的模範事蹟

青年出版社

保持堅苦樸素的作風

介紹幾個共產黨員的模範事蹟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

保持堅苦樸素的作風

介紹幾個共產黨員的模範事蹟

編者：青年出版社編輯部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新北京印刷廠



1952年7月初版	定價人民幣2,600元
1952年10月再版	100,001—200,000(京)

目 錄

堅苦樸素的程悅長師長·····	(一)
一貫保持堅苦樸素作風的共產黨員張子良·····	(一三)
一貫保持堅苦樸素作風的共產黨員林玉珍·····	(一六)
堅苦樸素，二十年如一日·····	(二〇)
——記共產黨員鄭文友同志的模範事跡·····	(二四)
堅持堅苦作風的女共產黨員董純·····	(二八)
黨的優秀的財經幹部——安晉同志·····	(三三)
模範稅務所所長——共產黨員薛小山·····	(三七)
永遠保持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·····	(四〇)
——記熱愛祖國財產堅苦樸素的張有藻同志·····	(四四)
愛護國家財產的保管員楊威清·····	(四四)
熱愛國家財產的共產黨員曹澤雷·····	(四四)

一貫堅苦樸素愛護國家財富的共產黨員范遠儀……………（四七）

鋼鐵砲彈打不倒，糖衣砲彈攻不破……………（五一）

——介紹共產黨員楊明文同志

粉碎資產階級數十次攻擊的共產黨員宋淑端……………（五五）

堅決衛護國家利益的黃漢文……………（六〇）

堅苦樸素的程悅長師長

簡單的房間

我走進了程悅長師長的房間。這房間的簡單樸素給了我很深的印象。一所本來不大的房子隔成兩間，一間是臥室，一間是辦公室。辦公室裏只有一張長方形的辦公桌，和幾張破舊的沙發。書籍、文件整齊地分放在兩個窗台上，各種報紙整齊地放在一個沒有油漆的報架上。臥室更是狹小，妻子和小孩們的一張大牀，和自己的一張小牀幾乎擠滿了房間，再加上一些用具，這房間簡直沒有迴旋的餘地了。我看到這些情形，不由隨口說道：「師長還是這樣樸素啊！」程師長聽了很不以為然地說道：「這算什麼樸素，比起從前舒服得多了。戰爭的時候，在冰天雪地裏睡覺，蹣起腿就是辦公桌，那還不是一樣工作。」我說：「現在的環境不同了……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程師長便打斷了我的話。他說：「現在的環境還是必須艱苦奮鬥的環境。正像毛主席告訴我們的：我們的革命才走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，我們必須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，才能換得長遠的最後的幸

福生活。」說到這裏，程師長談起有些同志，他們從外面回來，總喜歡談論、誇耀那些大城市的高樓大廈，和華美精巧的傢具和陳設，關於那裏的鬥爭情況、工作經驗，總很少提到。程師長對這種情形感到很痛心，並嚴肅激動地說道：「我們這些同志，應該說他忘了本！忘了過去的戰鬥和今天的任務，忘了廣大羣衆的生活水平和戈壁灘上生產的戰士，忘了爲革命犧牲的烈士們！」說到這裏，他回憶着，並且講着很久以前的一些老戰友的英勇犧牲的情形，沉痛地說：「當時，這些同志無論在哪方面都比我強得多，可是他們不幸犧牲了！他們爲了什麼呢？還不是爲了大家的長遠的最後的幸福生活！現在距離長遠的最後的幸福生活還很遠，而我們就想享起福來，這怎麼能對得起那些犧牲的同志們呢！」程師長的話打動着我，像是又把我帶到烈燄騰空、子彈紛飛的戰場上，使我又一次受到戰鬥的考驗和教育。

兩條破舊的棉被

我走進了程師長的臥室，因爲沒有凳子，我順便在牀鋪上坐下來。這狹小的房間，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條破舊的棉被。我看了又看，好像對它非常熟悉。我不由問道：「這還是一九四八年打寶雞的勝利品吧？」程師長聽了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呵！你還認識

它呢。」我也笑着說：「也不太認識了，這草綠被面快洗成白的了。」這時，程師長又笑着說道：「這個勝利品快成爲紀念品了，蓋着它就永不會忘記過去的戰鬥。」這兩句話好像很平常，可是却在我的腦子裏打起轉來；我覺得這裏面包含着很深的意思。這使我聯想到：一九四六年在陝甘寧邊區的時候，也是爲了他的一條破舊的棉被，他也曾說過類似今天的話。那條被子是一九四〇年由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帶回陝甘寧邊區的，一直蓋到一九四六年，當時已經破爛不堪。供給部曾屢次說要給他補充一條新的，可是却一次一次地被他拒絕了。直到全師指戰員普遍補充了一條棉被時，他才要了一條。記得，這件事情曾發生了很大的影響，因爲當時正是日本投降以後，在不少同志的意識裏，滋長着一種和平麻痹、「下山享福」的思想。程師長這種艱苦樸素的作風，曾像警鐘一樣，使大家清醒起來……想到這裏，我不由說道：「師長，你還記得張村驛（陝甘寧邊區的一個地方）那條被子嗎？」程師長聽了說道：「記得，所以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指着這條在寶雞繳獲的舊棉被繼續說：「它還能蓋好幾年啊！」

戒紙煙和其他

從前程師長吸煙很多，特別在工作繁忙和考慮問題的時候，幾乎是一枝接一枝地

吸；因此也曾使他害着很嚴重的咳嗽病。爲了這一點，別人也曾勸他少吸一些；但是，過多吸煙似乎已成爲一種習慣，很難改變了。前些時候，我到程師長家裏，他拿出紙煙來招待我，可是他却不吸了。我奇怪地問道：「師長不吸煙了嗎？」程師長說道：「花費太大，戒掉了。」我聽了說道：「吸煙能花多少錢呢？」程師長緊接着說：「可是不少啊！全部的津貼費、保健費還不夠呢！」我說：「差不多吧？」程師長略微思索了一下說：「按說應該差不多，可是，人心不足啊。」我聽了最後一句話，似乎有一點摸不着頭腦，程師長大概也看出我有些茫然的神色，於是，便對我解釋說：「你還記得嗎？咱們打榆林（地名）的時候，草煙葉找不到，只好弄來樹葉子當煙吸，那時不也過去了嗎？後來，能抽到紙煙，那怕是最壞的紙煙也是寶貝。可是現在紙煙多了，就挑選起來，不好的吸不上口了。前些日子，我算了算帳，每個月的紙煙費已超過我應開支的數字，要再這樣下去，就得違反制度。所以我決心戒掉，再不吸煙了。這樣，對我的身體也有好處。」他這一番話，深深地打動了我，使我感到他在任何一個小的地方，都是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。這使我回憶起了他的一些往事：

記得在戰爭的年代裏，每當他的伙食好一點的時候，他便告訴炊事員們：「千萬不要超過供給標準啊！」有一次，他知道菜金已經超過了供給標準，可是炊事員又買來一

隻雞，於是，他嚴厲地對炊事員說：「供給標準超過了，那裏還有錢買雞呢！」炊事員說道：「不怕，我有辦法。」程師長有些生氣地說道：「你有什麼辦法！花的錢如果記在我程悅長的名下，用我一箇月的津貼恐怕也還不清。」炊事員聽了，不由笑道：「怎麼能讓首長出錢呢，我是說……」師長不容他說完，便命令道：「還有什麼說的！」炊事員本來想說明：這個月的虧空，可由下月的菜金補上。可是，程師長不容分辯地打斷了他的話，使他無可奈何地把雞退給了原主。當時，炊事員似乎還有一點不高興，可是，事後一想：程師長爲了什麼呢？還不是爲了遵守供給制度，爲了替人民節省嗎？想到這裏，便由一時不悅的心情，又變成對程師長的敬愛。

記得也是在戰爭的時候，那是部隊休整期間，他的妻子從後方帶着孩子們來了。兩個孩子的衣服，已經破爛得不像樣子，他的妻子曾想讓組織上幫助解決一下這個問題；可是，程師長不同意：「全師的孩子多着呢！如果都讓組織上特殊照顧，組織上照顧得起嗎？」後來，他看着孩子們的衣服實在穿不出去了，便暗自借了警衛員的一丈多布，爲孩子縫了兩件衣服。其實，程師長很愛孩子們，他很注意對孩子們的思想性格上的教養。比如：他常常給孩子們講打仗的故事。看戲的時候，像對大人一樣，給孩子們講解戲劇的內容，甚至像小孩子一樣地同他們打鬧。但是他厭惡對自己的孩子有什麼特殊的

照顧。特殊照顧會養成孩子們本來沒有的虛榮、享樂等觀念，對於培養他們上進、自立、勤勞等性格上，會有很不好的影響。

和士兵同甘苦

「和士兵同甘苦」是程師長一貫的作風，也是他帶兵的一條原則。這方面的事情太多了，我想只舉進入新疆以後，在勦滅烏斯滿匪徒時，我所親眼看到的幾件小事。

戰士們的汽車要發動了，程師長的吉普車的司機跑來問程師長：「發動車子吧？」程師長聽了，說道：「還發動什麼車子，大汽車不是一樣能坐嗎？」於是，程師長把大衣交給警衛員，敏捷地跳上了戰士們的汽車。這時，大汽車的司機跳出司機棚，懇切地向師長說：「請到司機台坐吧！」程師長說：「好了，我已經坐好了。」司機仍懇切地說：「走起來灰塵很大，還是坐司機台吧！」程師長說：「上面好，上面能遊山觀景，能擺『龍門陣』，還能睡覺，關在你那小棚棚裏，我可受不了。」他說着笑了，車上的戰士們也笑了，鬧得司機也沒有辦法。汽車開動了，程師長和戰士們又說又笑，高高興興地奔向勦匪的前綫。

在追殲匪徒的過程中，生活非常艱苦，特別當後方補給不能按時供應和進入沒有一

根草木的沙灘時，時常鬧着糧荒、水荒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程師長時常忍着飢、渴，把自己帶的乾糧和水，交給戰士們吃、喝。警衛員爲了這件事常常心焦，並時常瞞着程師長偷偷儲蓄一點乾糧和水，可是一旦被他發現，便統統拿來發給大家。有一次，上級指揮部給他捎來了一些酒和紙煙，他均分了很多份，分給其他指揮員和戰鬥員。他時常和戰士們一同拾牛糞（戈壁灘上唯一的燃料），尋找着野葱、野蒜（荒山中難得的菜蔬）。這一切，都對下級指揮員和戰鬥員有很大的教育意義。記得曾有這樣一件事情：指揮部有一個炊事員，他的動作很遲緩，指揮所的飯常常吃在部隊的後面。爲了這一點，也曾引起一些人對他的不滿，可是他還有一點不服氣，時常和一些同志頂幾句。一次，因爲柴草潮溼，火怎樣燒也燒不着，有一個通訊員說了他幾句，他便紅着臉說道：「你們有本領來試試看！」說着一屁股坐在地上索性什麼也不管了。別人燒了半天，也是燒不着。這事情被程師長知道了，他走過來看了看，說道：「柴草堆得太多了，火坑的風向也不對頭！」說着就要親自動手。這時，炊事員很不安地站起來，說道：「還是我來吧。」程師長笑了笑說：「好，我來給你當參謀。」在程師長的指點下，火很快地燒起來了，炊事員也高興了。這時程師長對炊事員又湊趣地說道：「打仗要有戰略戰術，做軍事動作要懂要領，做飯這玩意兒也得要用腦子鑽研啊！」程師長雖然是開玩笑地說了

這幾句話，却深深地打動了炊事員的心。從此以後，他的動作迅速起來了，一方面因為他經過鑽研，辦法多了，一方面他總耽心程師長再親自動手。

部隊到了北塔山，暴雨突然來了。有些同志急忙躲到石洞裏。石洞很小，人擁擠着。馬匹、糧秣、彈藥和繼續到達的部隊，都淋着雨。這時，程師長騎着馬從後面跑來了，他決定就地宿營。他下達了命令以後，立刻跳下馬來，喊來幾個同志，親自和他們一起搭帳篷。他淋得渾身是水，警衛員一再請他到石洞裏避一避，可是，他仍然繼續工作。帳篷很快搭好了，他又去督促部隊搭帳篷。在他的影響下，躲在石洞裏的人都紛紛跑出來搭帳篷。一頂頂帳篷很快地搭起來了，全體指揮員和戰鬥員避過了暴雨的侵襲。

師長和家庭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，部隊正準備從酒泉進入新疆。程師長忽然接到一封家信。這對程師長是一件意外的事，因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，他的兩個哥哥先後被國民黨殺死，房子被燒燬，母親被逼得沿街乞討，他以爲他的家庭早就不存在了。可是這封家信却告訴他：母親還活着，兩個姪兒也長大了，家裏的生活雖有些困難，但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，眼前還可以勉強維持。程師長非常高興地看着這封信，並對大家講起故鄉和

母親的故事。在他的講述中，使我感到：他充滿着對故鄉和母親的熱愛。故鄉，湖北黃安縣上城家村的一切，就像擺在他的眼前。特別是背靠偏僻茅山的幾間小房，小房下的地窖，門前的稻田，對面高山上通向城裏的大路……更使他懷戀。因為當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，背靠偏僻茅山的幾間小房，曾一度成為革命地下活動的據點。當時他的兩個哥哥都是共產黨員，大哥還是中心村的支部書記，他也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。因為縣委的同志經常隱蔽在他的家裏進行革命活動，便在小房下面挖了一個地窖，在這個地窖裏經常印着傳單，講着革命的道理。當時他經常被派到門口放哨，望着對面高山通向城裏的大路，一旦有什麼動靜，便很快報告，好讓縣委同志們藏起來，或者從後面的茅山跑開。這樣過了不久，「攻打黃安城」的消息傳開了。一天，果然接到了上級關於打黃安城的通知，他踴躍報名參加了這次戰鬥。黃安城打開不久，又被國民黨匪軍佔去。國民黨匪軍對四鄉進行了殘忍的燒殺。可是這並沒有把革命的火燄平熄，大家暫時把槍藏在布條山裏，等國民黨匪軍回城以後，便正式組成了人民游擊隊。當時，他也是踴躍參加的一個。這時，在游擊隊裏經常聽到紅軍的勝利消息，他希望親眼看到這支革命軍隊。特別當一九二九年，大哥被國民黨殺死，房子被燒燬，母親流落街頭乞討時，他更希望早一天參加這支軍隊去報仇雪恨。願望終於實現了。一九三〇年他們的游擊隊

和紅軍會合了，並正式改編爲紅軍。從此，他正式成爲一位堅強勇敢的革命戰士。在粉碎敵人「五次圍剿」的戰鬥中，曾立過不少戰功，特別在粉碎敵人的第四次「圍剿」中，也是他二哥光榮犧牲使他仇恨更深的時候，他曾在一次戰鬥中起了決定作用。這一次上級把他由副班長提升爲排長，並獎給他一套有「列寧章」的衣服，還讓他在大會上講話。他因爲講不出話來，還急得哭了一場……這一切回憶，使他更感到故鄉的可愛。母親，頭髮花白的老人，更使他懷念。

說到自己的母親，程師長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西安「雙十二」事變以後，因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組成，紅軍改爲「八路軍」，打的旗子，穿的衣服，戴的帽徽、袖章，都要改換。這曾引起一些指揮員和戰鬥員的很大不安，他也曾爲這事傷心。可是經上級解釋：「這是適應時局和政策的變化，革命軍隊的本質是永遠不會變的。」以後，也就心平氣和了。當時，程師長曾把這件事寫信告訴母親。因爲信上沒有交代得十分清楚，不久便接到母親的回信。母親氣憤地質問他：「你們爲什麼變了呢？真要把我氣死！」信上也反覆地囑咐着：「不管怎麼變，你們的心是不能變的！你們的心要永遠是紅的！記住，要是你們的心變了，就不要回家，就不是我的兒子！」這些話一直深深地印在程師長的心裏，這些話也常常像一種巨大的力量，使他更加勇敢。這樣堅強的母親是

多麼可愛呀！現在她已經是八十三歲的人了。在這次來信中，也曾說到她怎樣受盡了國民黨的折磨，可是她仍然是一位倔強的老人。在解放後的今天，她並沒有提出讓兒子去看她。這更增加了程師長對她的懷念和熱愛。可是程師長却絲毫沒有引起回家的念頭。因為他知道能夠和家庭通信，了解到家庭的情況，這確實是一種用戰鬥換來的幸福，可是他認為：這不過是幸福生活的開始，照他的話是：「嘴裏總算剛剛有一點甜味了。」因此還必須用戰鬥來保證這已得的勝利，爭取永久的幸福生活。於是，他很快地放下對故鄉和母親的回憶，帶着隊伍向遙遠的祖國邊疆挺進了。到達新疆以後，他收到了第二封家信。這時程師長正在北塔山一帶剿匪。留在家裏的袁政委，從信上看到他的家庭生活有困難，便請示組織，要求給他的家庭一些幫助。組織上批准了，除發給五十塊白洋，還給地方上寫了信，請地方上加以照顧。程師長從前綫回來了，袁政委很高興地把信交給他；可是當袁政委把錢交給他時，却被他拒絕了，他說道：「我應該感謝組織對我的關心和照顧；可是錢是不需要的。家裏的困難有地方政府幫助克服就行了。這是革命的分工。」袁政委說道：「當然是這樣。可是組織上的一點照顧，對家裏總算也是點安慰。」程師長又道：「咱們每個幹部、戰士都是有家的，如果都這樣，要好的開支呀！再說，地方上的照顧，已經是很大的安慰了。」說來說去，程師長橫豎不要這筆

錢，他總是說「有地方上照顧，有革命的分工」。這時，袁政委又看了看信，思考了一下說道：「從信上看來，地方政府是盡力照顧了，恐怕由於當前財政困難，力量還是有限的……」沒等袁政委說完，程師長便截斷了他的話：「這不要緊，兩個娃兒已經長大了。他們這兩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，要是養活不起一個老祖母，是說不過去的！」說到這裏，他馬上給兩個娃兒寫起信來，簡直使袁政委沒有插話的機會。過了些時候，匪情基本上平息了，生產地區的工作，也已大體就緒。程師長似乎也稍微輕鬆了些。上級會向程師長提出：有機會可以回家去看看。這時，他曾激起回家的念頭，對故鄉和母親的懷念更加深了，也更覺得故鄉和母親可愛了。故鄉的小房、茅山、稻田、地窖、大路，以及年老的母親的堅強、慈祥的面孔，也時常在腦子裏浮現。可是，就在這時，他接到了第三封家信：他的母親逝世了，這對程師長是多麼不幸的消息！可是程師長沒有哼聲，他壓制着內心的悲傷，沒有告訴任何人。因為他估計，如果讓別人知道了這件事，又會使組織上來考慮這個問題。他暗暗地借了警衛員和兩個參謀的錢，再加上自己兩個月的津貼費，一共湊了一千五百元新疆幣，用航空信寄回家去。這消息終於很快被大家知道了，在師黨代表大會上，黨對程師長廉潔奉公的革命作風進行了表揚，這消息傳遍了全師。全體指揮員和戰鬥員都深深地為這件事受着感動和教育。（王玉胡）